



影魔

高爾基著
羅獲南譯



大時代書局印行

「見你底鬼！」

按住椅背，他勉強走進客堂，在那裏拖拉台格蘭斯基而且亂叫：

「喂！走呀！醒起來！走呀！」

薩木金坐在桌前，咬牙切齒，等待着兩個醉人走出去。當他們像一對狗似地慢騰騰地離開時，

時候，他就立刻按鈴叫阿加菲，告訴她：

「以後杜洛諾夫來的時候，你告訴他我不願見他。」

那女人的好像被鳥啄過似的臉通紅了，她的幾乎被擦點所破壞的眉毛顫動了，她底眼睛大睜

着，但是嘴皮是緊閉的。

「她不高興這個——她討厭牠，」薩木金覺得。他嚴厲地問道：

「你聽見我說的了麼？」

「是的。聽見了。」

「你應該說『是的，先生，』或者『對了，先生。』」

「是的，先生，」阿加菲說，遲疑了一下之後，出去了。

「我一定要送她走，」薩木金決定。「我想明天那傢伙就會來道歉的。他定放肆到客許藥料

(註一) 隨便的範圍之外了。

三

「註二」

但是杜洛華夫並不來。過了一個多月，薩木金纔在維也納飯店裏遇見他。

這飯店在各種報紙上大登廣告說他是文藝名家們的退休之所，因此薩木金早已想到這特殊地方，其中沒有歌女，舞人，滑稽小丑，或魔術家，祇有作家。

現在他坐在烟氣瀰漫底房間的角落裏，在一株細瘦底棕櫚所掩映着的桌子前面，從一面扇形葉之下注視着人們底行爲。並不容易看見很多。飄動在桌面上的一陣烟霧模糊了人們底面孔，牠們似乎浮起而又沒入淺藍之中，眼睛都是灰黯陰沉的。但是聲音却來得響，所以那些有意引起公眾注意的話都分明顯現在嘈雜之中。薩木金，傾聽着牠們，記起了巴爾扎克底栗皮中所描寫的在一個銀行家家裏晚餐的幾頁。

「先生們，一種異端正在猖獗——」

註一：(Sancho) 吉阿德先生的眼丁。

「我提議爲托爾斯泰祝飲一杯。」

「他死了。」

「以死克服了死。」

「我認爲庫布林（註一）是更有才能的，比之我們所尊敬的——」

「把異端派逐出教門！」

「對了。那麼祝飲我們底親愛底里昂——」

「打倒一切祝飲！」

「朋友們：光明底孩子的智慧是永遠反對時代底兒子的智慧的。我們是光明底孩子。」

「打倒一切智慧！」

「讓我們快活起來！」

「而且歌頌那些已經獲得聲名的人的聲名——」

「爲阿里克山得布洛克（註二）祝飲一杯！」

註一..Kuprin (1870—) 俄國小說家。

註二..Alexander Blok (1880—1912) 俄國詩人。

「爲什麼呢？讓他自己去飲吧！」

「你錯了。科學——」

「——是作爲一種技術纔有用的。」

「對了。科學家不過是幻想家。」

「在我們底中學校裏我們底物理學教師不能證明重量不同的物體在真空中以等速度降落。」

「醫藥的科學重要嗎？」

「我們全是被放逐在人間的墮落天使。」

「廢話。滾開。」

「注意！我要講一講愛——」

「講給老祖父麼？講給木乃伊呢？」

「講給還沒有過三十年的木乃伊。」

「個溫柔底低音鏗鏘地說：

「基夫的貝伊里事件正和杜里菲斯（註一）事件一樣——」

註一：Dreyfus 法國繪太籍上尉，一八九九年間被誣通敵，左拉等爲之辯護，終於昭雪。

「打倒基夫的政治事件。我們是自食其力的。」

「播種理智，小底——永久底理智。」

「那麼，爲什麼要革命呢？」

「要使卡力班（註一）成爲人呀——」

「羣衆是沒有理智。」

「對呀。」

「有銅幣。」

「我並不是談論錢；我是談論人呀。」

「注意。」

「真的：羣衆是超理智的。」

「偉大是無智底——瘋狂底。」

「妙呀！」

「像上帝似的。」

註一：（Caliban）莎士比亞戲劇《風中的角色》，野蠻而殘廢的奴隸。

「是的。偉人是像上帝一樣瘋狂的。偉人底醉漢。知識是什麼呢？現狀是理智底麼？」

「哈！哈！哈！混蛋底現代！」

「牠是癡狂底。牠是矯揉造作的。」

「牠是大臣們在帝國議會裏造成的。」

「不要觸動大臣們！」

「先使卡力珉成爲人。」

「大臣們是一觸就倒的。」

「德國正在變爲社會主義底國家。」

「噢，我底神父，恕我們不喝這一杯！」

「這並不是開玩笑。」

「我們並不是開玩笑。我們是在祈禱呀。」

「我們是在哭泣啊。」

「打倒政治學！」

「太太們和先生們：倘若——」

「生活是一天比一天貴——」

「而且越更越更使人頭疼。」

「摧毀這暴亂！摧毀這非人底，可怕底——」

「卡力班！」

「無論你怎樣說，我總以為可采色支夫斯卡是一個天才——」

「說！我要一隻貓。你懂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鴨。」

「最時髦底悲歌是我失掉了一環。有這麼一環，牠是使作爲一個人的我和像我這樣的一串人們聯合起來的——」

「我們必須討論提高文藝作品價格問題。」

「等一等！我什麼也聽不出來。這地頭嘈雜得好像小茶場似的。」

「我已經失掉那一環。我找不出像我似的人們。」

「離本金旁邊的桌子上有一個冷客誨淫底女人正在歌吟着：

「我們是從原野裏捕來的野獸，

吼出我們底最野底吼聲，

在緊閉着的牢門之前——」

「噢，不要，」一個帶醉底青年人說，他底粉紅臉上有一雙黑眼睛。他拍拍她底手：「我們不要讀詩。我們說些簡單正直底話吧。」

一個黑鬍子的高人昂然闊步到那女人前面。當他彎腰向她說話的時候，他底豪華底鬚髮拖在她底裸露底肩上，以至她推開他。那人分明地說道：「你不要發怒。」

「波格達諾維奇將軍寫信給亞爾太省長但巴茲，要他推倒拉斯布丁。這是事實。」

「你從哪裏聽來的？」那婦人問。

「從將軍夫人那裏。」

「你又到那說謊者那裏去了麼？」

「但是，我底親愛的——」

那青年站起來，有些踉蹌，走過薩木金底桌子前面，他底亂頭髮掛在棕葉上。他對薩木金微

笑着說道：

「對不起！」

然後他皺起眉頭，加添：

「沒有——劍——」歌唱。在這世界上詩人沒有可歌的東西——你懂麼？」

他用溫眼睛看着薩木金，淚水奔流在他底粉紅面頰上。他想要點燃一枝紙烟，但是他破裂了。

注視着他，他咕嚕道：

「當然！要——」

「殺害和玩耍——我們用被讀頌底劍來殺；我們玩直射底球……言詞毀滅思想。太約恰夫說的。

我們必須毀滅思想，殺掉他。我們必須洗淨我們自己底思想。」

杜洛諾夫和別一個人來坐在棕樹的另一面的那桌子上，杜洛諾夫背對着薩木金。他底同伴面

對着薩木金，是一個頭髮蓬鬆底男人，紅鬍子，長手臂，尖聲音。

「來一瓶馬爾戈斯，夥計，」他命令侍者，然後對杜洛諾夫說：「你呢？」

「格來勿——」白底。

「我們再談吧。你說的都是俏皮話。」

他轉面對着杜洛諾夫：

「這對於那些學童是不錯的，我底親愛底人。他用時間作翻弄的標準。這是真的，是不是？」

差不多三年以來我繼續收集關於十八世紀音樂家們的史料，同時一個製造家具的細木匠，使用機

器，在同一時間內出產了一萬六千隻椅子。那細木匠現在是富底了，即使每隻椅子他祇賺十個戈

出賣。而與此——一輛豪華土庫文頭讓人。與此——一輛豪華土庫文頭讓人。與此——一輛豪華土庫文頭讓人。

比克。而我呢？一個在報上寫論文的新人。我必須到外國去研究，但是我沒有錢。我甚至不能買書。這——我處好人。」

「可是，我們仍然必須解決勞動問題，」杜洛諾夫悶悶地說。

「是這樣的嗎？那麼你解決吧，」紅鬍子勸告。「喝點酒就解決了。無論怎樣解決，你都必須沉醉，否則就閉起眼睛。」

杜洛諾夫，移動他底椅子，向週圍瞻望，而且分明是高興看見薩木金的。他站起來，伸手給他，顯然喜歡地歡呼道：

「好，好。你也在這裏？」

薩木金一言不發地和他握手，同時杜洛諾夫拉轉椅子，坐下，問他：

「你看到台格爾斯基底消息了麼？前天交易所日報發表的。他自殺。」

「死了嗎？」

「當然！我可惜他。他並不動人，但是聰明。聰明人難得動人的。」

薩木金雖然等待着他自已對於這消息的反應——台格爾斯基底自殺將要引起他的什麼感情，

什麼思想呢？

他祇覺得一個不愉快底，甚至危險底人已經從此消滅了。這完全不是壞事。他底心情開朗了。這時杜洛諾夫安詳地笑說道：

「你自己也不動人，但是你很聰明。」

「我決不可以使我自己惹惱了他，」薩木金想，仔細觀察着杜洛諾夫。「他也是一個惡漢，但是他是誠意的。他底誠意，在某一定程度上，也會變為惡毒底。不過，那時他已經醉了——」

一個胖子走來找杜洛諾夫底紅鬍子同伴；而且把他帶走了。帶醉底青年早已不見，另一個男人正在走近艷粧女人。這人高而且瘦，大鼻子，蒼白面孔，顏色奇妙底透明底小鬍子，帶着夾鼻眼鏡。換着他底肩頭一路走來的是一個青年女子，粉紅面孔，拖着一條豐厚底金髮辮子。

「讓我介紹給你這位小姐。她正燃燒在舞合的夢裏。」

他底話被湮沒在這一陣叫聲之中：

「『在永恆之中我不過是一個密碼，可是我之為我是永遠的。』這是巴拉斯斯基說的——他是你所知道的一個輝煌底詩人——他比在他以前的任何人都更深遠地感覺死的可悲底詩意。」

這時杜洛諾夫就來盡桑科底職務。他詳細報告在座的人們的姓名和品位。

「他們的最多數是烏合底暴民——這是安特列伯里稱呼他們的。但是在文壇上嚷嚷的正是他

們。在這邊，他們製造種種謠言，我底朋友——白里德和謝門的。謝門是文壇上最著名的人，謝門底謠言不經意地說着，好像有一點點厭煩。在他對於這些酒徒的批評之中並沒有苛刻底意味。他提示各個作家的特點，並不用他自己底言詞，而是引用他們互相批評的零碎語文，警句語，以及逸聞軼事。

薩木金聽着這些多少已經熟知底特寫素描，感覺到惡意底喜悅，因為他越更高興看見人們的無聊和渺小。

「讓戰爭到來吧，他們就要顯現他們原來是些什麼東西，」杜洛諾夫憂鬱地說。

「爲什麼你這樣相信戰爭是必不可免的呢？」薩木金質問，在歇了一會之後。

杜洛諾夫向他一瞥，而且聳動肩頭。

「你以爲德國社會民主黨正在阻止他嗎？當然，他們是一種勢力，但是想要戰爭的不但是德國人。法國人想要——我們也想要。」

他從他底椅子裏提起半身，向週圍看看，激昂地埋怨道：

「他們呱呱好像沼地裏的蛙似的。你注意到這幾年以來文學上討論的主題是死麼？」

薩木金點頭。他說：

「甚至於德國人已經將牠們餓死了。這完全不是戰爭。戰爭是德國人」

「這主題是可敬底。」

一種尖刻底怪相出現在杜洛華夫底不美底臉上。

「可敬，我底乖乖！那是一種欺騙——就是這樣的。死並不把任何責任加在你身上，無論你是怎樣活着的。但是生活是一位嚴肅底高尚淑女。她說：『你們這些豬兒子肯賞光想一想你們是怎樣活着的麼？』困難就在這裏。」

「奇怪，你講起道德來了，薩木金敵對地說。

「難道平民是不能講道德的麼？」杜洛華夫平靜地問，哈哈笑了。「你是一位——貴族。不。這種賣弄死的玩意給我一種痛苦。牠是一種卑污底遊戲，我認爲。詩人兼律師安特列夫斯基不久以前當衆選讀他底關於死的書——想想看——全書都是講死——好像這人不能找出比這更好的事來作似的。他描寫他所見過的一切喪葬……克里伊凡諾維奇，當戰爭到來的時候你打算作什麼事情呢？」他忽然質問，他底臉立刻膨脹成一種醜相，眼睛呆了，全身緊張，挺直。

「我要作正直底人們所要作的事，薩木金鎮靜地回答。

「是——是的——當然，」杜洛華夫含糊地說。他立刻顯爲盛氣地繼續說：「這不是答覆。

什麼鬼知道誰是『正直底人』？我是正直底麼？唔，我是麼？杜洛華夫眼睛靜靜地睜開，人們

「是的是的。」薩本金溫婉地說，很討厭談話的這一轉折。而且惱怒杜洛諾夫阻礙他傾聽醉人們底話。醉人們數目雖已減少，但是變得嘈雜了。穿出道囉囉之上來了一陣尖聲：「當不該發聲。」

「你記得萊里支可夫斯基底預言麼？」本金溫婉地回答。

「事關？」謝恩：「啊！因為死生乃前定數一驚顛倒，則爾果下。全其福也，甚幸。」

事來於趨向。並且聽語音——由一更變……哀里時只聽聲音，當爾時從來由利劍和利鞭者皆趨向以前當眾嚴肅祇顧容來太過——祇顧容——全齊著長龍派——後射重入不前進出且聽其後而。靈靈寶我派而忽然殺到花朝——。謝恩：「爾車我通龍，貴驛駕。韓人靈驛確安神既失祺甚小。」

「你歸？」杜洛諾夫說：「你聽見麼？」大平轉開，合聲笑了。『若果一量——實地。不。」

「是問。但是那是韻文，韻文底意義是嚴肅律所約束的……現在是我回家的時候——」

杜洛諾夫也賦賦地起立，垂頭喪氣地站着。他把一隻火柴盒移來移去，然後說：

「我想再坐一會兒。」——謝恩：「對爾道高貴府文。謝恩：『若門靈靈驛只于貴貴火際一壁對爾景。」

「一個小刺底卡力班，三薩本金想，邁步走了。『一個給謝者。他不說為他自己找到一個位。」

置，所以他高談闊論。他底位置是作編頭刺一零設溺器的鉛管。或者作一個雜貨店的店員——

而他想賣弄政治學。」

主空園裏新車輪的動在一陣似乎潮濕了這城廓特有的底腐朽氣味的大雨之後。月亮明朗地照
耀着，使步道上的石塊光滑得像緞子似的；雨水像玻璃蟲似地蠕動在石塊之間。「月的藍色銀
輝，」——薩木金低吟了，放緩腳步，瞻仰着頭戴金盔騎在馬上的沙星銅像。

「在帝王與貴族同爭史上他並不算是最壞的。帝王與貴族，¹他重複，尋求着一種類比。」由於毀滅貴族中的最良份子而取得帝位（註一）。統治了三十年。掌握着普希金底命運。」

聽過那許多話一點鐘之後，他覺得他自己是一個智慧底人，於是他底心情開朗了。他十分明白在那飯店裏所收贖著的一切觀念的細目末節；他覺得他自己高踞於這一切觀念的中心，是他們底主宰，而且以為那飯店顧客們的庸俗無聊已經使他高昇於他們之上，使他有權不想人們的命運。

通。變出然者，則氣善養血，胃中津液，則民無飢渴之患。此其仁也。游諸侯，解旦刺齊，須平議，而且賢。猶曰：聖王高才，而醇醪益茶內，此不謂之富人水溫，雖自巳困而望發代。」

益之中，人們往往發覺其趨。即使最不能保全全體利益的事，既在趨之中。主者雖能領導他，也不以犧牲實利去換領國穀而餽，與門戶開人聯袂一躍而趨，自與陳益相告誡人。幸筆來時實陳其趨。領註計：這是說尼古拉第二著他的登極是由於鎮壓了貴族革命份子而異謀——俄國史上所

雜誌上說尼古拉第中斷他的登極是由於鎮壓了貴族革命份子的異謀——俄國史上所

他越更越更覺得他自己被各種集會所吸引。在集會中他避免辯論，祇是發表簡單底，深思底演說，說明倘若人人有自由思想的權利，那麼人人就有尊重對方意見的義務。

「以對於實際生活的關係而論，我們各個人都是一個保障自我利益的告訴人。在爭求物質利益之中，人們往往變為仇敵，但是生活不能完全歸納於民事刑事訴訟之中。生存競爭的學說必不能包括更高尚底精神利益在內，也不能打消人求認識自己的神聖努力。」

變化無窮地玩弄着這論旨，用無數底引證鋪張牠，他技巧地掩飾着他底陳腐底年齡，而且發見他底聽衆注意他，尊敬地看着他。因爲「忠實於自己」，他知道這種注意是他應得的，於是對於人們更加謙抑，而且有些慈愛，好像成人對少年們談話似的。總之，他逼着「種遠離動亂的舒服生活」；在他看來，別人或多或少受着這種動亂的騷擾，他却祇是迅速地增加着他底重要性和好名聲。

「皇帝王后貴族門與士紳並不要最華麗的。帝王與貴族，」他宣講，「帶來着一個願望。」

願望，是希望士紳們與貴族們給予他們；雨水與無際的黑暗與不眠之間。」「一旦領進經驗在一月尾伊里爾回家來了。一見面他就真正驚奇地說道：『你原來是大門之邊。』且張開眼觀那